

通鑑總類

二十九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

齊王蠋謝樂毅之請

周赧王三十一年樂毅聞書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書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謝不往燕人曰不來吾且屠書邑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又欲劫之以兵吾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燕師乘勝長驅齊城皆望風奔潰樂毅修葺燕軍禁止侵掠求齊之逸民顯而禮之寬其賦斂除其暴令修其舊政齊民喜悅

王孫賈殺淖齒以報齊王

三十二年齊淖齒之亂淖王子濩章變名姓為莒太史敫家傭王孫賈從淖王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焉王孫賈乃入市中呼曰淖齒亂齊國殺淖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攻淖齒殺之於是齊亡臣相與求淖王子立以為齊王保莒城以拒燕

趙蔺相如全璧而歸

趙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畏秦彊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

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給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爲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爲上大夫

漢紀信誑楚以救漢王之急

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急將軍紀信言於漢王曰事急矣臣請誑楚王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去令韓王信與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不肯爲項羽將

四二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二

項羽已破走彭越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周苛并殺縱公而虜韓王信遂圍成臯

高祖赦季布戮丁公

五年初楚人季布爲項籍將數窘辱帝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鉗爲奴自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買置田舍身之洛陽見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可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

平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滕公待間言於上如朱家指高祖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布母弟丁公亦為項羽將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危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倣丁公也

趙苞不顧私恩毀忠節

熹平六年遼西太守趙苞到官遣使迎母及妻子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為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陳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為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為母作禍昔為母子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為所害苞歸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晉嵇紹以身衛惠帝見殺

永興元年太弟穎僭侈日甚大失眾望司空東海王越等謀討之越奉惠帝北征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穎遣石超帥眾五萬拒戰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惠帝傷頰中三矢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衛惠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所之惠帝曰忠臣也

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
惠帝憤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惠帝幸其營左右欲浣帝衣
惠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

東晉沈勁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

興寧二年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志欲立功以雪
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
史上疏稱勁才行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及燕人逼
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
詔以勁補冠軍長史洛陽糧盡援絕祐留勁以五百人守洛
陽祐帥衆而東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燕太宰恪攻
洛陽克之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

四七

道鑑總類卷一五

忠義門四

曰勁雖竒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
之臣光曰沈勁可謂能為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
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蔡仲之命曰爾尚蓋
前人之愆惟忠惟孝其是之謂乎

郝愔怒子超黨於桓温

太元二年臨海太守郝超卒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
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
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即焚之既而愔果哀惋
成疾門生呈箱皆與桓温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
矣遂不復哭

宋袁粲父子俱死石頭城

昇明元年蕭道成兼摠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
憑附劉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詔袁粲鎮石頭粲性冲靜每有
朝命常回辭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
志陰欲圖之即時順命會蒼梧王遇弒沈攸之遺道成書以
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
左右親行弒逆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布置親黨
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足下
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朝廷聞之恐懼道成
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
席每事必引淵共之初褚淵為衛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
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淵乃從之及粲為尚書令遭

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及沈攸之事起道
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
謀既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
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
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
助蘇烈等負倉門得入與之并力攻粲僧靜分兵政府西門焚
之粲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厦之崩但以名義至
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
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
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

謝朓不肯勸進蕭道成

齊建元元年太傅道成以謝朓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卅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

齊劉思忌寧爲南鬼不爲北臣

永泰元年魏統軍李佐攻新野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殺之

北魏崔楷不肯虧忠而全愛

梁大通元年魏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爲刺史楷表稱州今新立尺刃斗糧皆所未有乞資以兵糧詔付外量聞竟無所給或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

四五七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六

人之祿者憂人之憂若吾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舉家之官葛榮逼州城或勸減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旣而悔之曰人謂吾心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疆弱相懸又無守禦之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無叛志城陷楷執節不屈榮殺之遂圍冀州

沈恪不忍送梁主如別宮

陳永定元年梁敬帝禪位于陳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人王嘉其意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

周榮建緒不願與隋主共取富貴

太建十三年隋主與周載下大夫榮建緒有舊隋主將受禪建緒爲息州刺史將之官隋主謂曰且躊躇當共取富貴建緒正色曰明公此旨非僕所聞及即位來朝帝謂之曰卿亦悔不建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帝笑曰朕雖不曉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上柱國竇毅之女聞隋受禪自投堂下撫膺太息曰恨我不爲男子救舅氏之患毅及襄陽公主掩其口曰汝勿妄言滅吾族毅由是竒之

隋堯君素責屈突通負國生降

義寧元年屈突通與劉文静相持月餘通勢益蹙或說通降通泣曰吾歷事兩主恩顧甚厚食人之祿而違其難吾不爲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七

也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一刀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及聞長安不守家屬皆爲李淵所虜乃留顯和鎮潼關引兵東出將趣洛陽通適去顯和即以城降文静文静遣竇琮等將輕騎與顯和追之竇琮遣通子壽往諭之通罵曰此賊何來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謂其衆曰今京城已陷汝輩皆關中人去欲何之衆皆釋仗而降通知不免下馬東南再拜號哭曰臣力屈至此非敢負國天地神祇實知之軍人執通送長安淵以爲兵部尚書賜爵蔣公淵遣通至河東城下招諭堯君素君素見通歔歔不自勝通亦泣下霑衿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折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君素曰公爲國大臣主上

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柰何負國生降乃更為人作說客邪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

唐張道源不降竇建德

武德二年淮安王神通使張道源鎮趙州竇建德陷趙州執摠管張志昂及道源建德以二人及邢州刺史陳君賓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諫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今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曰吾至城下彼猶不降大屈就擒何可捨也敬曰今大王使大將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之意以為何如建德乃悟即命釋之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八

屈突通不顧二兒以徇義

三年高祖議擊王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屈突通二子在洛陽高祖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囚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之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高祖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秦王以薛萬徹為義士

九年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

太宗曰蕭瑀為真社稷臣

貞觀九年以光祿大夫蕭瑀為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太宗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有特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衆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鄉不遇聖明求免難矣

太宗追贈堯君素

十二年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

李安靜拒武后革命

載初二年太后將革命王公百官皆上表勸進李安靜獨正色拒之及下制獄來俊臣詰其反狀安靜曰以我唐家老臣須殺即殺若問謀反實無可對俊臣竟殺之

姚元之甘獲罪以全人臣之義

神龍元年太后之遷上陽宮也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拒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元之曰元之事則天皇帝久乍此辭違悲不能忍且元之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是日出為亳州刺史

顏真卿獨守平原以拒賊

天寶十四載初平原太守顏真卿知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壕料丁壯實倉廩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祿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人防河泮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明皇始聞祿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

盧弈守節死無所恨

河南尹達奚珣降於祿山留守李愷謂御史中丞盧弈曰吾曹荷國重任雖知力不敵必死之弈許諾愷收殘兵數百欲戰皆弃愷潰去愷獨坐府中弈先遣妻子懷印間道走長安朝服坐臺中左右皆散祿山屯於閑廡使人執愷弈及采訪判官蔣清皆殺之弈罵祿山數其罪顧賊黨曰凡為人當知逆順我死不失節夫復何恨

顏真卿感激軍士以討賊

顏真卿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安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段子光齎李愷盧弈蔣清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子光腰斬以徇取三人首續以蒲身棺斂葬之祭哭受弔

顏杲卿罵賊至死

至德元載常山已陷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之曰汝自范陽戶曹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起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邪杲卿瞋目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為三道節度使

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祿位皆唐有豈為汝所
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
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表履謙等縛於中橋之柱而囚之杲
卿履謙比死罵不虛口顏氏一門死於刀鋸者三十餘人

張巡責令狐潮以忠義何在

人狐潮復引兵攻雍丘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苦如平
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欲誰為乎巡曰
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慙而退

段秀實以笏擊朱泚

建中四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與亂兵迎朱泚入宮自稱權
知六軍泚以司農卿段秀實久失兵柄意其必怏怏遣騎士

劫之以兵秀實自度不免乃謂子弟曰國家有患吾於何避
之當以死徇社稷汝曹宜人自求生乃往見泚泚延坐問計
秀實說之曰公本以忠義著聞天下今涇軍以犒賜不豐遽
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夫犒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
之公宜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歸宮闕此莫
大之功也泚默然不悅左驍衛將軍劉海賓涇原都虞候何
明禮孔目官岐靈岳皆秀實素所厚也秀實密與之謀誅泚
迎乘輿泚遣涇原兵馬使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大駕實
襲奉天時奉天守備單弱段秀實謂岐靈岳曰事急矣使靈
岳詐為姚令言符令旻且還當與大軍俱發募善走者追之
旻至駱驛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來吾屬無類矣我

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爲之臣也乃令劉海賓何明禮陰結軍中之士欲使應之於外旻兵至泚令言大驚岐靈岳獨承其罪而死不及秀實等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泚舉手扞之纔中其額濺血灑地泚與秀實相搏忠臣前助泚泚得匍匐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衆曰義士也勿殺秀實已死泚哭之甚哀德宗聞秀實死恨委用不至涕泗久之

顏真卿雍容辨敕而就死

通鑑總類卷十五

忠義門十二

興元元年李希烈聞李希倩伏誅忿怒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敕真卿再拜中使曰今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非長安也真卿曰然則賊耳何謂敕邪遂縊殺之

鄭畋刺血誓以討賊

廣明元年鄭畋還鳳翔召將佐議拒賊皆曰賊勢方熾且宜從容以俟兵集乃圖收復畋曰諸君勸畋臣賊乎因悶絕仆地甃傷其面自午至明旦尚未能言會黃巢使者以赦書至監軍袁敬柔與巢使者宴樂奏將佐以下皆哭畋聞之曰吾固知人心尚未厭唐賊授首無日矣乃刺指血爲表遣所親間道詣行在召將佐諭以逆順皆聽命復刺血與盟然後完

城塹繕器械訓士卒密約鄰道合兵討賊鄰道皆許諾發兵會於鳳翔時禁軍分鎮關中者尚數萬聞天子幸蜀無所歸畋使人招之皆往從畋畋分財以結其心軍勢大振

王處存舉兵衛車駕

義武節度使王處存聞長安失守號哭累日不俟詔命舉軍入援遣二千人間道詣興元衛車駕

孫揆寧死不肯復事鎮使

大順元年李存孝械孫揆以獻於李克用克用囚之既而使入誘之欲以爲河東副使揆曰吾天子大臣兵敗而死分也豈能復事鎮使邪克用怒命以鋸鋸之鋸不能入揆罵曰死狗奴鋸人當用板夾汝豈知邪乃以板夾之至死罵不絕聲

卷六六

通鑑總類卷一五

忠義門十三

夫

王師範舉義兵以討朱全忠

天復三年平盧節度使王師範頗好學以忠義自許爲治有聲迹朱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乘輿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爲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各擁彊兵但自衛乎會張濬自長水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會吾意夫復何疑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詐爲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車入汴徐充鄆齊沂河南孟滑河中陝虢華等州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全忠留節度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齎書至大梁迪問以東方事走卒色動迪察其有變屏人問之走卒具以實告迪不暇白金忠亟請

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苗內餘人東巡交。友寧召為。周於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友寧并將之。後梁朱全昱責梁王滅唐三百年社稷。

開平元年梁王更名晃王兄全昱聞王將即帝位謂王曰朱三爾可作天子乎張文蔚楊涉乘輅自上源驛從冊寶諸司各備儀衛鹵簿前導百官從其後至金祥殿前陳之王被袞冕即皇帝位太祖與宗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族滅奚以博為太祖不擇而罷。

張承業勸晉王復唐社稷

通鑑總類卷五十五

忠義門十四

夫

龍德元年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豆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効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幼三十餘年為王摅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奈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成疾不復起

後唐莊宗終不能用王彥章

同光元年後梁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莊宗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

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莊宗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莊宗發中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莊宗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

姚洪寧為天子死不與人奴並生

長興元年東川兵至閬州董璋晝夜攻城初璋為迎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間獎拔汝人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齋食感恩於爾今天

子用汝爲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爲汝所爲乎吾寧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鏃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明宗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後晉張敬達不肯生降契丹

天福元年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削柿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人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之厚恩爲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且

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爲晚也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爲人臣當效敬達也

沈斌寧爲國家死不效趙延壽所爲

開運二年契丹自恒州還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

弓折矢盡寧為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後周太祖稱馬全義忠於所事

廣順三年鎮寧節度使郭榮入朝故李守貞騎士馬全義從
榮入朝太祖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義忠於所事
昔在河中屢挫吾軍汝輩宜効之

南唐張彥卿部兵守城至死不降

顯德五年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
不下世宗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
業猶帥衆拒戰矢刃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鬪而死所部千餘
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節義門

漢蘇武杖節不肯降匈奴

始元六年初蘇武既徙北海上稟食不至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武在漢與子陵俱為侍中陵降匈奴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來說之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乎武曰武父子無功德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効雖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歎數日後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驢效死

通鑑總類卷十五

節義門十八

夫

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一罪上通於天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以武帝崩武南鄉號哭及壺衍鞮單于立國內乖離常恐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為單于謀與漢和親漢使至求蘇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私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鹿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其澤中使者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驚謝乃歸武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凡隨武還者九人既至京師詔武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武留匈奴凡十九年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

龔勝等守節不仕王莽

始建國三年王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師友祭酒勝稱病篤使者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止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莽又以安車迎薛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

卷之七

通鑑總類卷十五

節義門十九

夫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彊致初郭欽為南郡太守蔣詡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莽輔政多改漢制咸心非之及何武鮑宣死咸嘆曰易稱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及莽篡位咸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斂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

鮑永慙以其衆幸富貴

建武二年鮑永馮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

上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光武見永閭曰卿衆安在永離
席叩頭曰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
之光武曰卿言大而意不悅旣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
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
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妻者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
其夫死取其長者或謂之曰夫非罵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
我在我欲其罵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
死亡

宋弘不徇主意而易妻

湖陽公主新寡光武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
德器羣臣莫及光武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光武令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
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溫序杖節伏劍而死

八年校尉溫序爲隗囂將荀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
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撻殺數人宇衆爭
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須於口
顧左右曰旣爲賊所殺無令須汗土遂伏劍而死

荀彧不從曹操議九錫

建安十七年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已來人臣匡世未有今
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
慙德樂保名節然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

重慮也乃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荀彧以爲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寧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不悅

魏文帝不能臣揚彪

黃初二年初文帝欲以楊彪爲太尉彪辭曰嘗爲漢朝三公值世衰亂不能立尺寸之益若復爲魏臣於國之選亦不爲榮也文帝乃止

晉周虓不肯屈節於符秦

寧康元年秦王堅欲以周虓爲尚書郎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爲_乞賊嘗值元彌厚

通鑑總類卷一五

節義門二十一

五

楊盛不改晉年號

宋元嘉二年初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始用元嘉年號

唐顏真卿不爲賊黨誘脅失節

建中四年李希烈遣其將李克誠襲陷汝州執別駕李元平又遣別將董待名等四出抄掠官軍數爲所敗邏騎西至彭婆東都士民震駭竄匿山谷德宗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驍將恃功驕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爲陳逆順

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德宗以爲然命真卿詣許州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李勉表言失一元老爲國家羞請留之又使人邀真卿於道不及真卿與其子書但敕以奉家廟撫諸孤而已至許州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人環繞慢罵拔刃擬之爲將刺嚼之勢真卿足不移色不變希烈遽以身蔽之麾衆令退留真卿不遣朱滔王武俊田悅季納各遣使詣希烈上表稱臣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今四王遣使見推不謀而同太師觀此事勢豈吾獨爲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凶

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爲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希烈不悅扶真卿出它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久聞太師重望今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何謂宰相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四使不敢復言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於館舍掘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梁震終身不受高氏辟署

後梁開平二年依政進士梁震唐末登第至是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

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但以
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
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士不受高氏報譽季昌甚重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白衣侍樽俎可也何必在幕府季昌許之震終身止稱前進
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震為愚必欲使之參謀議

孝行門

漢薛包不以外居廢晨昏之禮

建光元年初汝南薛包少有至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扑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父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器物取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徐庶不肯失母而圖王霸之業

通鑑總類卷十五

孝行門二十四

建安十三年徐庶母爲曹操所獲庶辭劉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

魏王祥以繼母憎愛愈恭

甘露元年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爲之少止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委以州事

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

晉王裒痛父非命不仕

泰始十年初東關之敗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安東司馬王儀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未嘗西向而坐廬于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泣著樹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梁吉玠乞代父命

天監二年馮翊吉玠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玠年十五櫛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以其幼疑人教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法度盛陳拷訊之具玠玠曰爾求代父救已相許審能死不且爾童騃若為人所教亦聽悔異玠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辛可父子同濟玠曰父挂深劾必正刑書囚瞑目引領唯聽大戮無言復對時玠備加桎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玠弗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武帝乃宥其父罪丹楊尹王志

求其在廷尉事并問鄉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扮曰異哉王尹何量扮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扮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房景伯母能化部民

大通元年北魏清河太守房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聞名不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

通鑑總類卷十五

孝行門二十六

麟德二年壽張人張公藝九世同居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高宗過壽張幸其宅問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藝書百忍字百餘以進高宗善之賜以縑帛

晉王數省其母曹夫人

後梁貞明二年晉王還晉陽王性孝故雖經營河北而數還晉陽省曹夫人歲再三焉

楚王居喪無戚容

後唐長興二年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慕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葬武穆王于衡陽將發引頓食雞臠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名望門

漢孔融才踈意廣訖無成功

建安元年北海太守孔融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踈意廣訖無成功高談清教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而日理甚踈造次能得人心久亦不願附也其所任用好竒取異多剽輕小才至於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坐席而已不與論政事曰此民望不可失袁譚攻融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夜陷乃犇東山妻子爲譚所虜曹操與融有舊徵爲將作大匠

〇〇七

通鑑總類卷十五

名望門二十七

曹操以禰衡有虛名不殺

平原禰衡少有才辯而尚氣剛傲孔融薦之於曹操衡罵辱操操怒謂融曰禰衡豎子孤殺之猶雀鼠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乃送與劉表表延禮以爲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好譏貶其左右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伯不過也唯以爲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其言實指表短而非衡所言也表由是怒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送衡與之祖亦善待焉後衡衆辱祖祖殺之

滿寵請赦楊彪恐失民望

二年故太尉楊彪與袁術昏姻曹操惡之誣云欲圖廢立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

揚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歸罪揚公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操使許令消寵按彪獄融與尚書令荀彧皆屬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灋數日求見操言之曰揚彪考訊無他辭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為明公惜之操即日赦出彪彪見漢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稱脚纏積十餘年不行由是得免於禍

死諸葛走生仲達

魏青龍二年蜀諸葛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犇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歛軍退不敢偏於是儀結陳而去入谷然後發喪百姓為之諺

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案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追至赤岸不及而還

夏侯霸知鍾會為吳蜀之憂

嘉平元年夏侯霸犇漢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晉劉弘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永興二年時天下大亂劉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

守相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

陳敏欲盡誅江東名士

陳敏既克石冰自謂勇略無敵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楊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凡江東豪桀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循詐為狂疾得免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擁振百姓將無遺種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若能委信君子使各得盡懷散蒂芥之嫌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不然終不濟也敏乃止

王導勸琅邪王引致名士

永嘉元年琅邪王睿王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侍睿兼肩輦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祭酒卞壺為從事中郎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張盪及魯國孔衍為參軍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

為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
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王衍名蓋四海為石勒所害

五年漢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晉將士十餘萬人相踐
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王衍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
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
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
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眾人
畏死多自陳述勒謂孔叢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
當可存乎叢曰彼皆言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
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

陳頽謂中華取士先白望

陳頽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
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
相波扇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
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卹凜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
宜改張明賞倍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
可舉中興可冀可導不能從

唐楊綰為相朝野相賀

大曆十二年以楊綰常袞並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
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
京兆尹黎幹驕從其益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

宏侈亟毀撤之

天下恃郭子儀為安危

建中二年郭子儀嘗遣使至田承嗣所承嗣西望拜之曰此
膝不屈於人若干年矣李靈曜據汴州作亂公私物過汴者
皆留之惟子儀物不敢近遣兵衛送出境僕固懷恩李懷光
渾瑊輩皆出麾下雖貴為王公常願指役使趨走於前家人
亦以僕隸視之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
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年八
十五而終其將佐至大官為名臣者其衆

白居易以牛僧孺等皆人望不宜踈棄

元和三年翰林學士白居易上疏以為牛僧孺等直言時事
恩獎登科而更遭斥逐並出為關外官楊於陵等以考策敢
收直言裴均等以覆策不退直言皆坐譴謫盧坦以數舉職
事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卜時之否
臧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
之乎且陛下既下詔徵之直言索之極諫僧孺等所對如此
縱未能推而行之又何忍罪而斥之乎

李訓時取重望順人心

大和九年以裴度兼中書令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
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
俊久為當路所軋置之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
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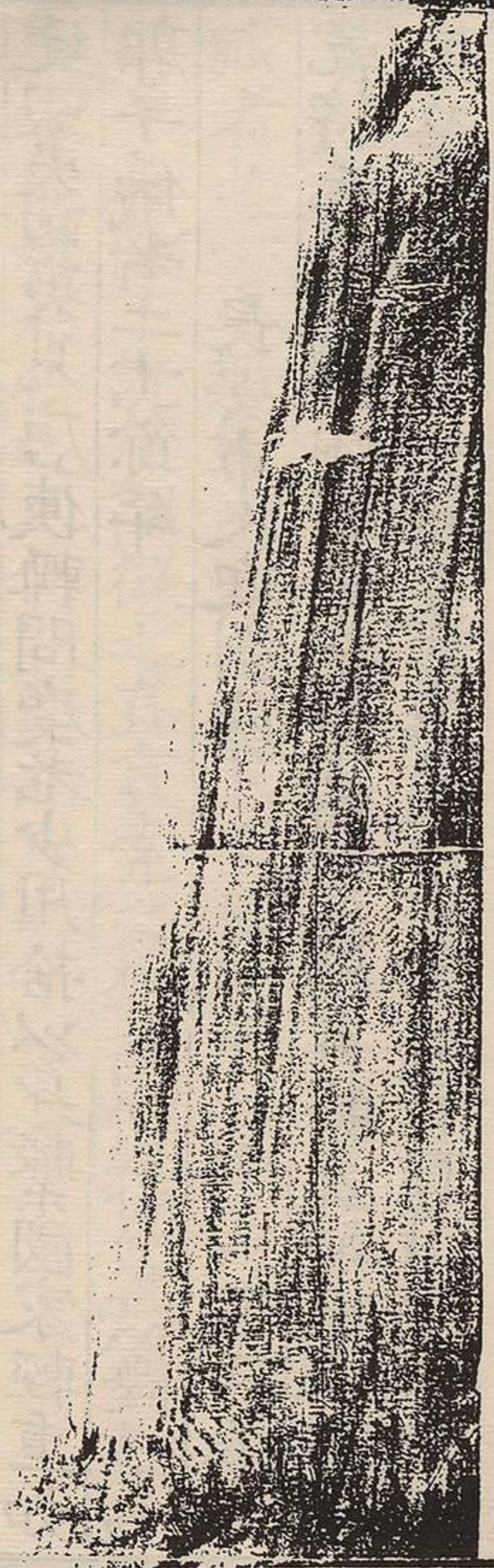
知將敗矣

裴度威望遠達四夷

開成四年裴度至京師以疾歸第不能入見文宗勞問賜餐
使者旁午三月薨謚曰文忠文宗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
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
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
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長安市人迎劉瞻

乾符元年以杭州刺史劉瞻為刑部尚書瞻之貶也人無賢
愚莫不痛惜及其還也長安兩市人率錢雇百戲迎之瞻聞
之改期由它道而入



才德門

司馬溫公辨才德之異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魏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 臣光曰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
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
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
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
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
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
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
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
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
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
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
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踈
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
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
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
足患哉

早達門

唐李勣勸劉延祐稍自貶抑

總章元年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最李勣謂之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貶抑無為獨出人右也

功名門

晉祖逖中流擊楫誓清中原

建興元年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既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通鑑總類卷十五

功名門三十五

陶侃運甓欲致力中原

三年陶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公勤門

蜀漢楊顛諫孔明自校簿書

魏黃初四年漢諸葛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顛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灋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顛卒亮垂泣三日

通鑑總類卷十五

公勤門三六

東晉陶侃治荊州未嘗少閑

太寧三年以陶侃為荊州刺史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灋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

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俚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稱
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
頭俚皆令籍而掌之人咸不解所以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
前餘雪猶濕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俚所貯竹頭
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北魏蘇綽積勞成疾

梁中大同元年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
任薦賢技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人莫能間或出遊
常預署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
常謂為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與公卿論議
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

守職門

漢邳惲拒車駕夜還

建武十三年光武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汝南邳惲拒關不開光武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惲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光武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民惟正之供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惲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

宋謝莊不奉旨開門

大明五年武帝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執不奉旨須黑敕乃開武帝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劾邳君章邪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唐段志玄閉門不納使者

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出肅章門太宗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太宗聞而歎曰真將軍也

呂元膺擢守門者為重職

元和五年以御史中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吳越王門吏不肯啓關

後梁貞明五年吳越王嘗微行夜叩北城門吏不肯啓關曰雖
大王來亦不可啓乃自佗門入明日召北門吏厚賜之

